



法律出版社

险恶的逃亡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章扬恕 译

法律出版社

险 恶 的 逃 亡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章 扬 恕 译

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30千字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0册

ISBN 7-5036-0510-3/I·47 定价3.80元

作者按语

这是一篇虚构的故事。然而……

在这个传奇般的国度里，诞生过弗拉曼柯舞^①和堂·吉珂德，服装奇异的姑娘头上别着玳瑁梳子……但是这里也曾出现“托尔克马达”^②——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发生过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内战。在共和派和民族主义叛军争夺西班牙政权的战斗中，五十万人丧生。1936年2月至6月，共发生269起政治谋杀案，民族主义分子每月处死数以千计的共和主义者，而且不许人民悼念他们。160座教堂被焚毁，修女们被赶出修道院，“好象，”迪克·德·圣西门^③评论以前西班牙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冲突时曾说，“她们是妓院的娼妓。”报社遭到劫掠，罢工和骚乱遍布全国。内战以佛朗哥为首的民族主义者的胜利宣告结束，他死后，西班牙成为君主国。

1936至1939年的内战早已过去，但当时对立的双方始终

①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地区吉普赛人的一种顿足拍手的舞蹈。

②1420—1498年，西班牙第一任宗教总裁判官，他任职期间受火刑而死的约有两千人。

③1675—1755年，法国大散文家，作品汇集为四十卷本《回忆录》。

没有和解。今天，另一场战争在西班牙继续着，那就是巴斯克人：为争取他们在共和国时期获得，而在佛朗哥政权下丧失的区域自治而进行的游击战：投掷炸弹、抢劫银行、暗杀、暴动。

当巴斯克游击队地下组织ETA的一名战士遭受警察毒打死于马德里一家医院之后，全国范围的暴动导致了国家警察总监、五名保安部队首脑和两百名高级警官的辞职。

1986年在巴塞罗那，巴斯克人公开焚烧西班牙国旗；在潘普洛纳，由于巴斯克民族主义者与警察发生冲突，成千上万人在恐惧中出逃，这起暴乱最后影响到全国，威胁到政权的稳固。准军事的警察部队在狂怒之下实行报复，向巴斯克人的住宅和商店任意开枪。恐怖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狂暴。

这是一篇虚构的故事 然而……

①居住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包括阿拉瓦、吉普斯夸、比斯开、纳瓦拉四省）的一个民族，本世纪70年代西班牙的纯巴斯克人约75万。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者的恐怖活动是西班牙政治生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第 一 章

西班牙潘普洛纳：1976年

一旦计划失败，我们一个也活不成。他最后从头至尾又把计划推敲了一遍，探寻、查找最小的漏洞。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个计划是大胆的，又要求细心、分秒不差地选择时机。如果奏效，那将是不朽的功绩。万一失败……

是的，忧虑的时期过去了，海梅·米罗沉思道，该采取行动了。

在巴斯克人眼里，海梅·米罗是一位传奇人物，一名英雄。而在西班牙政府看来，他是魔鬼。他身高六英尺，有一张刚毅、聪慧的脸，强健的身体，深邃的黑眼睛。凡见过他的人总喜欢把他形容得更高、更黑、更凶猛。他是复杂的人物：既是个现实主义者，清醒地认识到敌人多么强大，又是个浪漫主义者，随时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

潘普洛纳成了疯狂的城市。一年一度的从7月7日到14日的圣费尔明节到了最后一天的早晨。三万名游客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一些人只想观看危险的奔牛场面，另一些人则

打算参加到这个活动之中，跑在直冲而来的公牛前面。所有旅馆房间早已定满，纳瓦拉大学的学生们躺在门口、过厅、汽车里、广场上，甚至大街和人行道上。

旅游者挤在餐厅和旅馆里，观看着喧闹的、色彩缤纷的游行队伍，听着管乐队在行进中演奏的音乐。游行的人们身穿紫色的斗篷，兜帽有的绿，有的红，有的黄。从远处看去，街上的人流犹如一道道彩虹。鞭炮的轰鸣给喧沸和纷乱又增添了几分热闹。

人们前来观看下午的斗牛，然而最壮观的场面还要算早晨的奔牛。

前一天晚上，午夜之前十分钟，在城市南区昏暗的街道上，一群公牛被赶出围栏，穿过一座桥，来到圣多明各街尽端的牛圈，在那儿关一夜。到了早晨，它们将被放出来，沿着狭窄的圣多明各街奔跑——各个路口都有木栏阻挡。等它们到达这条街的另一端，就会跑进海明威斗牛场的牛栏，在那儿等候下午的斗牛赛。

从午夜到早晨六点钟，游客们饮酒、唱歌、作爱，兴奋得觉也不睡。那些准备参加奔牛戏的人在脖子上系起圣费尔明红领巾。

早上差一刻六点，管乐队开始在街上巡回，奏起激动人心的纳瓦拉音乐。整七点，一枚火箭飞上天空，表示牛栏的大门已被打开。人们心中充满热切的期待。一会儿，第二枚火箭飞上天，向全城警告公牛开始奔跑。

接下来是一幕难忘的景象。先听到声音。起初仿佛是一阵细微、遥远的风声，几乎察觉不到，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变成轰隆轰隆的蹄声。蓦地，人们眼前出现六头

阉牛和六头硕大的公牛。它们每头足有一千五百磅，活象高速行驶列车一般顺着圣多明各街直冲过来。在每个路口的木栏之内，数百名热情激动的年轻人面对着疯狂的畜牲以证明他们的勇敢。

牛群从街道尽端冲过来，经过莱斯特拉费塔街，德哈维尔街，经过药店、服装店、水果店，向海明威斗牛场冲去，狂乱的人群高喊：“好哇。”牛群临近时，人们争先恐后地躲避锋利的犄角和致命的蹄子。一些参加者突然意识到危险来临，急忙跑向安全的出口。人群朝这些人大叫“胆小鬼！”几个人绊倒在地，立刻被别人拉了出去。

一个小男孩正和祖父站在木栏后面，两人都被前面几步远的景象惊得屏住呼吸。

“瞧哇！”老人嚷道，“太棒啦！”

小男孩在颤抖。“我怕，爷爷，我害怕。”

老人用一只手臂搂住小孩。“是啊，孩子。这可怕，但也精彩。有一回我和公牛一起奔跑。那种滋味可没比了。你受到死亡的考验，那时才觉得自己象个男子汉。”

通常，这些畜牲跑完圣多明各街九百码的距离需要两分钟，等它们到达斗牛场，关进牛栏，第三枚火箭便飞上天空。然而这一天，第三枚火箭却没有出现，因为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在潘普洛纳四百年奔牛史上，这种事还是头一遭。

正当公牛沿着狭窄的街道飞奔而来的时候，五六个身穿节日盛装的男人移动了木栏，公牛不得不离开这条窄街，奔向市中心。顿时，欢乐的节日变成了一场噩梦。疯狂的畜牲冲向目瞪口呆的人群。小男孩和他的祖父被公牛撞倒、践踏，成为第一批死难者。凶狠的牛角插进一个摇篮车，婴儿死了，

他的母亲被撞倒在地，踩得稀烂。到处是死亡。公牛冲进绝望的旁观者中间，撞倒女人和孩子，把致命的长角捅进行人的身体、食品摊、塑像，挡在它们面前的一切都遭了殃。人群发出恐惧的尖叫，拼命挣扎着逃避凶恶的巨兽。

一辆鲜红色的卡车突然出现，牛群一见，立刻向它冲去，沿着埃斯特雷利亚街飞奔，这条街通向潘普洛纳监狱。

监狱是一座两层的石楼，窗户上安装着粗大的铁栅，看上去阴森可怕。四个角各有一座哨塔，大门上方飘扬着红黄相间的西班牙国旗。一道石门通向小院。二楼是一排牢房，关押着被处死刑的囚犯。

监狱里，一个身穿警服的矮胖卫兵正领着一位教士在二楼走廊上往前走。卫兵端着一支自动步枪。

卫兵注意到教士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这个武器，便说：“神父，在这儿得格外当心，这层楼全是世界上最恶的人。”

卫兵让教士走过一个金属探测器——和机场设置的没什么两样。

“对不起，神父，这是规定——”

“当然，我的孩子。”

正当教士通过安全门的时候，尖厉的汽笛响彻整个走廊。卫兵本能地握紧步枪。

教士转过身，向卫兵微笑着。

“是我的错，”他边说边摘下挂脖子上的大金属十字架，递给卫兵。这回他走过去的时候，仪器沉默了。卫兵把十字架递还给教士，两人继续向前走。

走廊上靠近牢房的一段臭气熏天，叫人没法忍受。

卫兵用哲学家的口气说：“您知道，神父，您在这儿纯粹是浪费时间。这些畜牲根本没有灵魂需要拯救。”

“然而我们必须试一试，我的孩子。”

卫兵摇摇头。“我告诉您，地狱之门正等着欢迎他俩呢。”

教士惊奇地望着卫兵：“他俩？我听说需要忏悔的有三个。”

卫兵耸耸肩。“我们给您省了点儿时间。今天早上萨莫拉死在医疗室了，是心脏病。”

他们走到尽端两间牢房。

“咱们到了，神父。”

卫兵打开门锁，小心地后退一步让教士进去。然后卫兵把门锁好，站在走廊里，注视着有无异常情况。

教士向躺在肮脏的小床上的人走过去。“我的孩子，你叫什么？”

“里卡多·梅利亚多。”

教士瞪大眼睛看着他。很难说这个人是什么模样。他的脸肿胀着，皮开肉绽，眼睛只露一条缝。囚犯动弹着厚厚的嘴唇，说：“神父，您能来真叫我高兴。”

教士答道：“拯救你是教会的责任，我的孩子。”

“他们打算今天上午吊死我。”

教士轻轻拍着他的肩头。“你被判处螺旋绞刑。”

里卡多·梅利亚多瞪着他。“不！”

“我很遗憾。命令是首相亲自下达的。”

然后，教士把手放在囚犯的头顶，拖长腔调说：“忏悔你的罪过吧……”

里卡多·梅利亚多说：“我在思想上、言语上、行动上犯了许多大罪，我诚心忏悔所有这些罪过。”

“请我们的天父拯救你的灵魂……”

卫兵在外面听着，心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真是蠢透了。上帝会对那人的脸啐唾沫。

教士讲完了：“再见，我的孩子。愿上帝使你的灵魂安宁。”

教士走到门前，卫兵打开锁，后退一步，把枪对准囚犯等门重新锁好，卫兵走到旁边那间牢房，打开门。

“把他交给您了，神父。”

教士走到第二间牢房。里面那个人也被打得遍体鳞伤。教士久久望着他。“我的孩子，你叫什么？”

“费利克斯·卡皮奥。”他是个强壮的、长着胡须的人，脸上一道新伤疤，没有被胡须遮住。“我不怕死，神父。”

“这样很好，我的孩子。最终人人难免一死。”

当教士倾听卡皮奥忏悔的时候，从远处传来阵阵声音，起初很微弱，渐渐地越来越响。那是牛蹄的隆隆声和人群的尖叫声。卫兵听见，吃了一惊。声音很快由远及近。

“您最好快点儿，神父。外面出事了。”

“我已经完了。”

卫兵迅速打开牢门。教士走出来，卫兵把门锁上。监狱外面传来巨大的撞击声。卫兵透过装有铁栅的窗口向外张望。

“到底是什么声音？”

教士说：“听上去好象是有人想见见我们。我可以借用一下吗？”

“借什么？”

“你的枪，劳驾。”

在西班牙的一种残酷的刑罚，行刑时慢慢旋紧套在犯人颈上的绞钉

教士嘴里说着，上前靠近卫兵。他悄悄掀开大十字架的盖子，抽出一支精致的短剑，转瞬间插进卫兵的胸膛。

“你瞧，我的孩子，”说着，他从临死的卫兵手中拿过自动步枪，“上帝和我认为你不再需要这个武器了。”海梅·米罗说完，虔诚地划了个十字。

卫兵倒在水泥地上。海梅·米罗从尸体上取出钥匙，飞快地打开两个牢门。街上的声响更大了。

“咱们走。”海梅命令道。

里卡多·梅利亚多捡起自动步枪。“你装成神父还真象，我差点儿没认出来。”他勉强咧开肿胀的嘴笑笑。

“他们把你们俩打得够呛，是吧？没关系。这笔帐会跟他们算的。”

海梅搀扶着两人沿走廊走着。

“萨莫拉怎么回事？”

“卫兵把他打死了。我们听见他喊叫。他们把他拖到医疗室，说他是犯心脏病死的。”

他们前面是一道上着锁的铁门。

“在这儿等着。”海梅说。

他走过去，对门外边的卫兵说：“我完事了。”

卫兵打开门。“您最好快点儿离开，神父。外面乱得——”话音未落，海梅的短剑扎进他的身体，鲜血从卫兵嘴里喷出来。

海梅向那两人打个手势。“过来。”

费利克斯·卡皮奥捡起这个卫兵的枪，他们迈步下楼。外面一片混乱。警察慌张地跑来跑去，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付那些为了躲避发疯的公牛而爬进院子的人们。一头公牛冲向这里，把石门撞得粉碎。另一头公牛把犄角插进

一个身穿警服的卫兵的身体。

鲜红色的卡车停在院子里，马达还在转动。在混乱中，这三个人毫不引人注目，那些看到他们逃跑的人自顾不暇，就更没功夫理睬他们三个了。海梅等人一句话不说，跳进卡车车斗，这时，卡车猛然开动，擦过疯狂的人群驶上大街。

身穿绿制服、头戴黑色漆皮帽的警备队徒劳地想控制歇斯底里的人们。警察面对这番狂乱的景象也束手无策。人们四散奔逃，拼命想躲开愤怒的公牛。在争相逃窜的时候，人们相互践踏，倒比被牛伤害的危险更大些。老人和妇女被人群踩在脚下。

海梅悲伤地望着这个令人震惊的场景。“按计划不该发生这种事！”他呼喊道。他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个屠杀的场面，想不出一点办法。他闭上眼睛不去看了。

卡车开到潘普洛纳的郊外，向南驶去，把混乱抛在后面。

“海梅，咱们去哪儿？”里卡多·梅利亚多问。

“在托雷村外面有所安全的房子。我们待在那儿，等天黑再走。”

费利克斯·卡皮奥疼得直咧嘴。

海梅·米罗同情地看着他。“咱们马上就到那儿，我的朋友。”他温和地说。

他无法把潘普洛纳的可怕景象从头脑里驱走。

半小时后他们到达小小的托雷村，绕着它把车开到山上的一所孤零零的房子前面。海梅搀着两个人下了红卡车。

“半夜有人来接你们。”司机说。

“让他们带个医生来。”海梅答道，“把卡车扔掉。”

三个人走进房子。这是个农舍，简朴而舒适，起居室有壁炉，桌上放着一张字条。海梅·米罗读着，对这个表示欢迎的话笑了：“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柜子上放着几瓶葡萄酒。海梅把酒杯斟满。

里卡多·梅利亚多说：“我的朋友，言语无法表示对你的感谢。为你干杯。”

海梅举杯。“为自由干杯。”

突然，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叫起来。海梅走过去，望着它使劲扑腾。然后他打开笼子，轻轻把小鸟架在手上，带到敞开的窗前。

“飞吧，小鸟，”他轻声说，“一切生灵都应该是自由的。”

第二章

马德里

莱奥波尔多·马丁内斯首相正在大发雷霆。他个子矮小，戴着眼镜，一边说一边浑身颤抖。“必须制服海梅·米罗，”他嚷道，嗓音又高又尖厉。“你们听懂没有？”他朝房间里那五个人瞪着眼。“我们在寻找一个恐怖分子，可整个军队和警察部队也没能找到他。”

会议在蒙克洛阿宫召开，这是首相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距马德里市中心五公里，位于加利西亚公路近旁——这是个未立标记的公路。建筑物本身是绿砖砌成的，带有精致的铁制阳台，窗口有绿色遮阳篷，四角各有一个哨塔。

这是个炎热、干燥的日子，透过窗口，肉眼可以看到一股股热浪象一排排鬼魂似地蒸腾而起。

“昨天，米罗把潘普洛纳变成了一个战场。”马丁内斯在写字台上插了一拳。“他杀死两名监狱看守，把两个恐怖分子偷偷救走。许多无辜的人被他放出的公牛害死。”

一时间，没有一个人说话。

首相就职的时候曾夸下海口：“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

止这些分离主义组织的活动。马德里是个大熔炉，要把安达卢西亚人、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加利西亚人都化为西班牙人。”

他的乐观并无根据。独立性极强的巴斯克人另有想法，ETA恐怖分子投掷的炸弹、抢劫的银行、举行的示威丝毫没有减少。

坐在马丁内斯右边的人平静地说道：“我会发现他。”

说话的是上校，别动队队长拉蒙·阿科卡，别动队专门负责追捕巴斯克恐怖分子。阿科卡大约六十四五岁，身材高大，脸上带有伤疤，一对黑亮的眼睛寒气逼人。内战期间他曾是佛朗哥手下的年轻军官，现在他仍然疯狂地信奉佛朗哥的哲学：“我们只向上帝和历史负责。”

阿科卡是一名出色的军官，也曾是佛朗哥最信任的助手之一。上校一直怀念着铁腕政策——对那些怀疑或者不服从法律的人立即给予惩罚。他经历过内战的动乱，当时一方是由君主主义者、反叛的将军、大地主、教会上层人物、长枪党党徒组成的民族主义战线，另一方是包括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自由派以及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分离主义者在内的共和派政府军。那是个充满毁灭和屠杀的恐怖年代，十多个国家派出人员、供给武器，死亡人数令人震惊。现在，巴斯克人又开始战斗了。

阿科卡上校领导着一个精明强干、冷酷无情的反恐怖组织。他的人专搞地下活动，身穿便服，从不抛头露面，以免遭到报复。

如果说有人能制服海梅·米罗，那就是阿科卡上校，首和心想。但困难的问题在于：谁来制服阿科卡上校？

让上校负责此事并非首相的主意。一天深夜他接到一个专线电话。他立即辨认出对方的声音。

“海梅·米罗和他那些恐怖分子对我们威胁太大了。我们建议你让拉蒙·阿科卡上校负责别动队。听清楚没有？”

“是，先生。这件事马上办妥。”

电话挂了。

对方是“奥珀斯世界”的一位成员。这个秘密组织里有银行家、律师、大公司的董事长、政府部长等等。传言说这个组织掌握着巨额资金，然而钱的来路和用途却是个谜。在这方面提过多的问题被认为是不适当的。

首相按照接到的指示把阿科卡放到负责的位置，但事实证明这个大个子是个不听管教的疯子。他的别动队实行恐怖统治。首相想起阿科卡那帮人在潘普洛纳附近逮捕的巴斯克叛乱分子。他们受到审判，被判处绞刑。正是阿科卡上校坚持对他们使用野蛮的螺旋绞具——勒住脖颈的铁环上有一枚螺钉，行刑时慢慢旋紧，穿透犯人的颈椎，割断脊髓。

海梅·米罗象个阴魂一般缠住阿科卡上校。

“我需要他的人头，”阿科卡说。“把他的头砍下来，巴斯克运动就死了。”

这话夸张了，首相心想，尽管他不得不承认其中也有几分道理。海梅·米罗是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狂热地信仰他的事业，因而是危险的。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首相心想，阿科卡上校也同样是危险的。

安全部部长普里莫·卡萨多开口了。“阁下，没人能事先料到潘普洛纳会出什么事。海梅·米罗是——”